

抑郁症正困扰北京部分高校学生

不久前，某大学化工系研究生洪乾坤在福建泉州中营学院坠楼自杀身亡，他留下遗书说，“儿子不孝，找不到工作……不愿意成为家里的拖累”。

相关统计显示，截至目前，北京高校今年因自杀身亡的学生已有9名。据不完全统计，2004年，北京高校因自杀而死亡的学生有19名，2005年，又有15名北京高校学子因自杀走上不归路。

当大学生自杀事件成为象牙塔内的噩梦时，一个过去常常被忽视的病症——抑郁症逐渐浮出了水面。有专家表示，高校自杀身亡的学生中，有60%都与抑郁症或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有关。抑郁症已成为大学校园的一大杀手。

他很要强 但不善于和他人交流

据了解，洪乾坤生前就患有抑郁症。他在自杀前一个月向学校请假，住在泉州姑妈家休养。家人本以为他的病情比较稳定了，却没想到突然出现这样的变故。

“其实在3个月以前，他的老乡发现他的状态不对，并告诉他家里人。”一位与洪乾坤相识的研究生说，洪乾坤那阵子精神状态很差，但他还想着去实验室做实验，结果却力不从心。听到儿子状态不好的情况后，洪乾坤的母亲和姑姑就赶到了学校，“当时是骗他说要去治疗感冒，去了医院，医生鉴定说是轻度抑郁，希望

能住院治疗。”

这位同学认为，洪乾坤之所以患上抑郁症，进而走向不归路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找工作面临了巨大的社会压力。“他可能一直在想，我在大学7年下来，最后连个满意的工作都找不到，怎么是这个样子呢，这是不可接受的！”

这位同学还表示，平时洪乾坤跟老师沟通得也不多，对一般事物的看法有时候也和别人不一样。“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要强，有些事情他认为自己应该做到，就一定要做到，但是最后可能没做到，他会感觉非常郁闷。他也不善于跟大家交流，有问题无法宣泄出来。如果和大家说说，可能会好一些。”

另一位与洪乾坤熟识的学生也表示，洪乾坤虽然表面上开朗，却没有见到他有很知心的朋友。该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的一位老师也表示，在他看来，洪乾坤不善交流，跟实验室里其他同学相处一般。

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抑郁症治疗中心副主任王刚表示，近年来，来他们治疗中心看病的大学生越来越多，这些学生中，至少有一半有自杀倾向，有些是自杀未遂，有些已有企图，而自杀念头一闪而过的比例就更高了。

脸上长痘症 都可能诱发抑郁症

“高中时，我自虐得很严重。拿刀割，用订书机订自己身上的肉，感觉一点儿都不疼，因为肉体上的疼对我来说是可以忍受的事。最严重的一次是，我用特别锋利的刀尖刺进左臂，然后再拉出来，弄得鲜血淋漓。”

正在中国人民大学就读的小宇（化名）平静地述说。为了大秦线的安全运营，铁路警察与不法分子展开了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。

大秦线全长645公里，平均每0.3公里有一桥梁、隧道或者涵洞，线路条件复杂。所经之地多为偏远山区，经济欠发达，村民法制观念淡薄。近两年市场煤价高居不下，黑市上一编织袋煤炭可获利20元。利益驱动下，一些人以偷窃煤炭和铁路设备为生，个人因此成为当地的暴发户。

太原铁路公安局大同处秦皇岛派出所所长郭伟介绍说：去年打掉一个盗煤团伙，缴获7辆车，而所里一共才6名警力；盗窃分子日益团伙化，作案工具也十分先进，有的不仅配备了手机甚至还有对讲机；放哨的守在派出所门口，警车刚出动，就报信。

一些村民在农闲时节常带上被子躺在庄稼地里等待缓行车辆通过。“有经验的能听出来是1万吨还是2万吨的车，手脚快的人一天偷十袋八袋，能赚一百多块钱。”郭伟说，有一次他们在村里抓了一个犯罪嫌疑人，不料村长第二天就领着村民来要人，说警察踩坏了村里的棉花，要赔钱才肯善罢甘休。

钢铁价格居高不下，含有铁、铜、铝等成分的铁路设备和器材也成了某些人觊觎的“肥肉”。今年初，河北省境内一个7公里的路段，一个月内就发生3起拆盗扼流变压器案件，影响行车2小时40分。据公安机关抓获的两名犯罪嫌疑人交代，他们对所盗设备的重要性一无所知，只知道卖一个90多公斤的变压器能赚两三千块钱，比他们收购半年废品挣的钱还多。

不法分子的胆大无知让“铁警”们感慨。大同公安处副处长张玉林说，扼流变压器是电气化铁路上的重要设备，具有限制电路通过、稳定电压、保护电路的作用，一旦被破坏，极有可能导致电流乱窜、烧毁钢轨、电死路过行人等恶性事故。

公安处处长尹相晋说，大秦铁路运行4年间，年运量从1亿吨到2005年完成2亿吨，实现了中国铁路史上的跨越，目前日均运量达77万吨。盗窃的频繁出没给铁路安全运行构成了重大安全隐患，拆盗铁路设备等危害行车安全的事件若不能及时发现，极有可能引发重大安全事故。

后，他情绪低落，不能集中注意力，经常手足无措。他说，现在之所以不敢再做出极端的事来，是因为牵挂着母亲。

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咨询室赵颖老师说，她感觉近年来患抑郁症的学生有逐年上升的趋势，“现在学生面临的压力、挑战和竞争都很多，这些都很容易导致抑郁情绪，严重的会发展成为抑郁症”。

唐登华表示，大学生患抑郁症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：社会学的，心理学的和生物学的。社会学的，就是某些生活事件可能会带来外在的压力，比如学习、就业、情感上的问题；心理学的，则与个人心理素质、性格有关；至于生物学的，他认为人脑中的神经介质如果含量发生紊乱，也会导致抑郁症的发生。

今年刚从北大外国语学院毕业、现在某大学任教的小林（化名）患过严重的抑郁症，她患病的原因就是学习压力过重。在研二时，老师布置了一篇语言学论文，要求有创新。为此，她翻阅了大量书籍，结果资料看得越多她越感到疑惑，越疑惑越不敢动笔，心情变得紧张焦躁。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，她才在老师的建议下去看了病，结果被诊断为抑郁症，为此差点休学。

“我很能明白洪乾坤当时的状态，跟我当时的心境几乎一样。”小林说，她刚开始还只是心情焦躁、烦闷，慢慢就进入了一种几乎所有事情都无能为力状态。“最严重的时候，我变得非常迟钝，连正常说句话都不容易。完全陷入了交流障碍，跟谁都不愿意说话。”

她说，她患病的时候，也觉得生命没有意义，生活极其无趣，也想到过要自杀。“有一次和朋友吃饭，吃着吃着我就莫名奇妙地哭了起来，说可能下次你们就再也见不到我了，当时我就有自杀的念头。”

唐登华说，中国大学生患抑郁症的比例是3%-5%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一个高校有1万名学生，那么一年可能会有300名至500名大学生患抑郁症。

赵颖老师也表示，根据她的经验判断，在他们心理咨询

而中国人民大学的吴明同学（化名）患抑郁症则是因为感情问题所致。他说，他在读大一时谈恋爱了，本来两人两情相悦，可是家里横加阻挠。“父母每天晚上给我打电话，讲大道理，说大学谈恋爱没有结果，几乎是我一回宿舍就能接到家里的电话，当时都快疯了”。

迫于家庭压力，他不得不选择分手，并由此遭到了女友及周围同学的误解，而他自己本就是一个相当腼腆内向、甚至还有些自闭的人，所以慢慢感觉被孤立了。分手后，他晚上开始做噩梦、出冷汗，经常半夜醒来，然后就没有了睡意。“白天没有精神，要喝咖啡提神，晚上怎么也睡不着。我开始喜欢一个人出去走，在深夜的公路上，一个人毫无目的地乱走”。

他说他被折腾得没有精力做别的事情了，考试成绩很糟糕，也中断了出国读书的准备，直到后来才知道自己患了抑郁症。

某高校新闻专业女学生张啸（化名）则是因为脸上长痘患上抑郁症的。她说，2004年暑假的一天，她突然感冒了，然后就发现脸上起痘，抹药也不见效。去了很多医院看过，也用了各种除痘产品，都没什么效果。“我就着急了，心里越来越郁闷，觉得怎么努力都没有效果，还不知道能不能好。”

这之后，她的睡眠质量变得特别差，“我心里特别难受，怎么就睡不好呢？就想躺着，想多睡一点儿，其他的什么都不想干，那时候已经对任何事都没有兴趣了。”被确诊后，她不得不休学回家治疗。

唐登华说，其实抑郁症也就像心灵感冒，在西方被认为是很平常的病症，只是在我们这被扭曲了。“如果早期发现问题，可以尽早获得帮助，拖久了程度可能就严重了。”

据《中国青年报》

室登记有心理问题的同学中，占总数1/3以上的同学都有抑郁症。

就怕问题严重了 他们不愿意来

据熟识洪乾坤的大学英语介绍，洪乾坤出现问题时，他们并没有意识到。目前，令各高校心理咨询老师遗憾的是，很多高校学子出现了问题以后，首先想到的不是怎样获得帮助，反而是小心地把自己封闭隐藏起来，努力装得像个没事人一样。

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小武也患有抑郁症。他说，他喜欢篮球、书法、滑冰、下象棋，也参加社团活动。在别人眼里，他是一个很开朗的人。他病史中的一些细节从来没有对其他人提过：“我认为没有必要说。我知道别人不能帮我，只能靠自己。”

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心理咨询中心杨娇丽老师说，能够来到学校心理咨询室倾诉、发泄的学生，说明他们的问题不是很严重。“就怕问题严重了，他们不愿意来，我们也发现不了。”

采访中，许多从事学生心理咨询的老师还提到了病耻感的问题，许多心理疾病患者都有病耻感，认为得了这种病很丢人，所以即使被确诊了，也不愿意承认，更不愿意公开。

北京安定医院主任医师李占江就表示，根据他的临床经验来看，来看病的高校学生当中，有一部分人会要求医院不要将这样的病史写进病历本，害怕会对自己的升学、入党、就业、人际交往等方面产生影响。

专家表示，其实抑郁症也就像心灵感冒，在西方被认为是很平常的病症，只是在我们这被扭曲了。“如果早期发现问题，可以尽早获得帮助，拖久了程度可能就严重了。”

据《中国青年报》

【专家提醒】

“太好强”的孩子是抑郁症高危人群

□新华社哈尔滨电（记者 王茜）自己家的孩子学习好强，不用家长操心，本是件好事。然而有关专家指出，“太好强”的孩子心理往往非常脆弱，患抑郁症的几率比其他孩子高得多。

高三学生李雪（化名）是一名学美术的艺术特长生。从小就酷爱英语，英语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。2005年的一次月考前，她为了逞强，在同学面前不看英语，回家却逼迫自己学到后半夜。由于过度紧张，李雪根本就记不住单词，学习成绩排到了20多名。从此，她开始整宿地睡不着觉，每天呆呆地望着天花板。甚至开始询问母亲“人从楼上跳下去就一定会死吗？”等话。

于是李雪的父母带她来到医院，医院诊断的结果是，李雪患上了“抑郁症”和“社交恐惧症”。

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院长张聪沛介绍，从李雪这个个案看，她的性格是非常好强的。现在的孩子个性都很强，因此，调整心态时，应该选择合适的方式。家长要多和孩子谈心，同时也注意帮助的技巧。

张聪沛认为，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应付考试得高分，更应该是培养孩子的生活能力。家长们应该多倾听，而不是一味地训斥或者一味地迁就和溺爱，其实每一名家长都是一个最基本的心理医生。

大秦铁路周边盗贼见什么偷什么

已是凌晨4时，河北省黄羊山脉深处寒气逼人。铁路警察白晓飞和战友们从黄昏开始便“守候”在铁道旁，等待不法分子出现。不出所料，夜色中四个黑影悄然靠近了铁道，爬上了正在行驶的列车。

等候多时的铁路警察快速包围，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4人，缴获煤炭30余袋（编织袋）近4吨……

这并非电影中的虚构镜头，而是大秦铁路警察们的普通“工作照”。

“想要富，偷铁路”

大秦（大同—秦皇岛）铁路是我国第一条开行重载单元式列车的运煤专线，担负着全国6大电网、5大发电公司、380多家主要电厂、10大钢铁公司和6000多家工矿企业的生产用煤和出口煤炭运输任务。每13分钟就有一列运煤车从大同驶出，日行100余

列，年运量相当于全国铁路煤运总量的1/7。

随着煤炭价格的升高，这条流淌着“黑金”的经济大动脉成为不法分子觊觎的目标。为了大秦线的安全运营，铁路警察与不法分子展开了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。

大秦线全长645公里，平均每0.3公里有一桥梁、隧道或者涵洞，线路条件复杂。所经之地多为偏远山区，经济欠发达，村民法制观念淡薄。近两年市场煤价高居不下，黑市上一编织袋煤炭可获利20元。利益驱动下，一些人以偷窃煤炭和铁路设备为生，个人因此成为当地的暴发户。

太原铁路公安局大同处秦皇岛派出所所长郭伟介绍说：去年打掉一个盗煤团伙，缴获7辆车，而所里一共才6名警力；盗窃分子日益团伙化，作案工具也十分先进，有的不仅配备了手机甚至还有对讲机；放哨的守在派出所门口，警车刚出动，就报信。

一些村民在农闲时节常带上被子躺在庄稼地里等待缓行车辆通过。“有经验的能听出来是1万吨还是2万吨的车，手脚快的人一天偷十袋八袋，能赚一百多块钱。”郭伟说，有一次他们在村里抓了一个犯罪嫌疑人，不料村长第二天就领着村民来要人，说警察踩坏了村里的棉花，要赔钱才肯善罢甘休。

平房，这是大同公安处涿鹿所王家湾驻站警组的办公兼生活场所。走上100多级坑坑洼洼的土路台阶，记者见到了正在巡线的刘晓东。他所在的这个驻站警组负责大秦线上20多公里的线路、涵盖8座千米以上的隧道。

“这地方人烟稀少，基本生活条件都不具备，吃水得从三公里外的村庄挑。”刘晓东说，他们的工作就是每天钻隧道、走铁轨，风吹日晒不说，钻一个隧道出来，全身上下都是煤灰。

这个28岁的年轻人已在王家湾工作了4年。目前大秦线上有252名像刘晓东这样的铁路警察，分属12个派出所，承担着千里大秦线的安全保卫工作。为了拿到犯罪嫌疑人作案的证据，铁警们经常几天几夜守候在荒无人烟的大山深处；为了破获一个犯罪团伙，铁警们常常需要往返数千里，走访数不清的村庄和店铺。

拥有8年驻站经验的贾金成是秦皇岛中心派出所后营驻站警长，他和他的队员住在紧挨铁轨的一座简易小砖房内，水电全无，八张床占据了屋内绝大部分空间。“大伙都回屋时，基本转不开身。”贾金成告诉记者。

“原以为铁路警察就是穿着威风的警服在车厢执行公务，谁知现在天天沿着铁轨

走，还经常就着不温不火的水吃方便面。”23岁的王吉宁今年刚从警校毕业，正在适应这里的环境。

副处长刘小明介绍说，大秦铁路全线治安保障工作均由太原铁路公安局大同公安处承担，大部分警察是山西人，他们离家千里、夜以继日地工作在这条线路上，生活条件艰苦、工作任务繁重、安保责任重大，家里的事情基本管不了。延庆所民警胡晓明为了完成任务数次推迟婚期，柳村南站民警李东兴高烧重感冒带病坚持值班……

处长尹相晋说，目前铁路警察配备设施不全，铁路防护设施不完善，“物防”、“技防”均不到位，拼的就是人防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干警们只能牺牲自己的节假日和延长工作时间，与不法分子展开“全天候”较量。

盗贼还有中小学生

为了保证铁路安全运营，太原铁路公安局的干警们除了巡视线路、设备维护，还必须深入沿线村庄、中小学校进行爱路护路宣传。

据公安部门调查分析，实施拆盗的不法人员中既有成年人，也不乏中小学生。今年2月份，茶坞派出所值班民警破获了一起信号线被盗案，发现其中四人都15岁至

17岁的少年。有部分顽劣好奇的中小学生在节假日经常在铁路上玩耍，摆放障碍物，一些无人看管“智障”人员也经常出入火车站，这些都给铁路安全运营构成威胁。

一些铁路警察反映，大秦铁路没有客运只有货运，而且几乎都是“直达”，运煤通道沿线没有建设货场，沿途百姓不受惠，沿线地方经济也无法受益，反而带来了扬尘污染和噪音，不少基层干部和群众有抱怨情绪。从这几年公安部门侦破的案件来看，偷盗铁路设备和器材的不法分子中有好吃懒做的“惯偷”，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生活困难铤而走险。

实践中，铁路警方与部分线路经过地的公安部门密切配合，在个别路段形成了“路地警方护路联防模式”。位于河北段的遵化北站派出所与当地的建明镇派出所经过协商，达成了联合执法“默契”，遇到重要事件，就共同出警。但在其他更多的路段，铁路和地方公安等政府部门的配合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。

尹相晋表示，对于盗窃铁路物资、破坏铁路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必须坚决打击。沿线相关地区和部门应为群众多开辟脱贫致富门路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和法制观念，“打”“疏”结合，才能从根本上缓解铁路安全压力。

新华社记者 刘砺平 王禹涵